

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三十三辑

黑龙江的土匪 与 剿匪斗争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三十三辑

黑龙江的土匪与剿匪斗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黑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2·哈尔滨

(黑) 新登字第1号

EA71/33

责任编辑: 刘文新

封面设计: 陈 锺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179号)

黑龙江水利专科学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7 7/8

字数: 170, 000

1992年12月第一版 199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 000

ISBN 7-207-02442-8/K·250 定价: 6.00元

前 言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受尽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14年间，饱尝异民族奴役、国破家亡之苦。直至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祖国光复，方得重见天日。

蒋介石为了攫取抗战胜利果实，纷纷派出接收大员到各地“劫”收。此时的黑龙江地区虽解放较早，但是敌伪残余、国民党特务、地主恶霸，地痞流氓还很猖獗，他们纷纷组成光复军、先遣军、挺进军、救国军，保安队、自卫团、维持会等各种形式的武装，袭击我新生的政权，暗杀我党政军干部，破坏土地改革，妄图配合国民党“劫”收。斗争形势十分复杂。

得道多助，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广大群众的配合下，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就彻底地歼灭了一股股政治土匪，取得了土地斗争的伟大胜利。巩固了后方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反映这一时期的历史面貌，为历史研究提供资料，向广大青少年进行历史和革命传统教育，我们经过征集、整理，编辑了这本反映黑龙江土匪与剿匪斗争的专辑。但是，由于年代已久，时期仓促，加之编者水平和其他条件有限，很难反映当时的全貌，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与知情者批评指正。

编 者

目 录

嫩江地区剿匪斗争回忆·····	吴永福 (1)
忆松江地区剿匪斗争·····	李忠义 (34)
回忆绥宁剿匪斗争·····	周易山 (50)
黑河地区剿匪斗争·····	王登明 (61)
解放战争时期哈尔滨的反奸剿匪 斗争·····	周淑珍 (99)
回忆活捉汉奸、匪首姜鹏飞经过 ·····	佟 琦 (112)
我所知道的孙访友·····	常维山 (123)
惯匪头子李华堂·····	高峻峰 (155)
谢文东其人其事·····	李 艺 苏 来 (173)
张雨新及其第十五集团军先遣军 始末·····	焦永琦 崔联友 (198)
尚其悦其人·····	庄殿瑞 (223)

嫩江地区剿匪斗争回忆

吴永福

“八·一五”光复后，党中央果断地决定：抽调两万名干部、十万军队，火速奔赴东北建立根据地。这个命令一下达，我立即请缨前往。当时，我所在的部队正在参加上党战役。一天黑天后，我军三个团突破敌人的重围，回到了史村。陈赓、李成芳司令员先后告诉我说，我的请求上级批准了。李司令员还告诉我：“太行、太岳区共抽调五个团的干部，组成一个支队，支队长高体乾，第一军分区干部团团长王清川，政委宋洁函，我是副团长，赵敬璞是副政委。”我听到这一消息，高兴极了。当我们打完上党战役，干部团出发时，因团长、政委未到职，改任我为团长，赵敬璞为政委，巩绍英为主任，同行的还有地方干部大队。

一、奔赴东北

1945年10月，我们干部团从长子县石哲镇出发。事先，领导给我们画了路线图，先穿过冀中军区，跨越平津铁路，后经山海关、锦州，奔赴沈阳。当时，各地的货币不统一，也不流通，我们用的济南票子，到东北不好花。于是，赵敬璞政委到太岳军区组织部长郭清安那里领了银元，用以沿途补充干部团的给养。我们穿的，一律是冀中军区八分区发的灰布棉衣。

我们奔赴东北，要经过国民党占领区，因此必须夜行昼息。一天夜间，我们偷越平津路时，被敌人发现，追了我们好远。到了冀东李运昌所在地区后，听说国民党部队已占领了山海关，我们只好返回，经黄隘关奔承德。那时，国民党反动派也开始往东北调兵，妄图争夺东北。

从黄隘关赴承德的路上，我们经过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无人区，而强迫当地居民合并的大村子。日寇在这些村子，建立了保甲制，实行“连坐法”，妄图掐断我抗日队伍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断绝抗日队伍的粮食和物资来源。在日寇的残酷统治下，这些村子的老百姓已贫困到了极点，都没有饭吃和衣服穿。有的十八、九岁的大姑娘一丝不挂地猫在屋里，出不了门；有些人用洋灰袋或破布片遮在大腿的前边。看到这种惨象，我们既痛恨日寇，又同情我们的同胞，不用动员，干部团的同志都主动地把自带的衣物，送给了老百姓。有的老百姓跪在我们的面前，流着泪说：

“你们真是活菩萨，没有你们的救济，我们今年冬天得冻死饿死啊！我们永远忘不了共产党、八路军。”

我们到了承德后，因为从承德到锦州的通道，都被地主土匪武装控制了，八个干部团被困在承德。热河省的领导让我们留下，别北上了。我们表示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定，继续北上。八个干部团的领导一起去找省长，请他想办法送我们去沈阳。省长回答说，一是没有车，二是没有煤，实在没办法。出于无奈，我们八个干部团自己组织人力，截住了一列火车，用银元从老百姓家买煤，买豆饼，背上火车烧蒸汽。由于车皮太少，拉八个团的干部都紧张，不得不把马夫和2000多匹马都留给了承德市。火车白天也不敢走，只能晚上走。

我们乘车到了杨树岭，因为坡大，火车头汽不足，爬不上去。我们又都下了车，到处买劈材，往火车头上挑水，烧足蒸汽，火车终于爬上了大坡。到达锦州车站后，我们原想在这里休息几天，忽然，李运昌同志赶来告诉我们：“你们快走，国民党军队开过来了，我们正在破坏女儿河大桥，阻止敌人”。我们立即启动火车，并且把李运昌运家属和物资的两节车厢挂上，开往沈阳。

当火车到达新民县车站时，司机下车，说不能再往前开了。我们用电话与东北局联系，回电话说：“你们别到沈阳了，我们正要撤出沈阳去新民，你们在那里等着”。当时，东北已组建了西满军区，吕正操任司令员，政委李富春，政治部主任张平化，参谋长解方。他们到了新民县，把我们干部团的同志集中起来开会，向我们介绍了东北的形势。会后，我们回到驻地高台子，睡到半夜12点左右，通知把我们团分到嫩江省军区。我们打开地图一看，离嫩江省还很远，大家都不愿意再走了。第二天，我们去找李富春政委，没找到，找到了组织部长薛少卿，提出现在已入冬，天气太冷，我们没有防寒衣服，去不了。我们正和薛部长争吵时，张平化主任走过来说：“你们吵吵我都听到了，我代表李政委跟你们谈谈。”于是，他把我们领到办公室，打开地图说：

“东北分南满、北满、东满、西满。北满咱们共产党要不要？”我们回答：“要。”他接着说：“好！要！那共产党总得去人哪，不去人，怎么要？”他只说了这几句话，就把我们给说服了。他接着说：“这是李政委让我讲的，要北满，就得找到王明贵、刘锡五，否则你们功劳再大，也要追查你吴永福和赵敬璞的责任。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找到王明贵、刘锡伍，中途不能留下来。”他又告诉我们，路过双辽、洮南、白城子都有我们的人

接应，王明贵和刘锡五在齐齐哈尔。之后，让我们到日本大营，每人拿一条毛毯、一件大衣和其它防寒用品。薛部长给我们开了介绍信。我们去吉林、黑龙江的两个干部团，组织了吉黑支队，共同北上。

我们从高台子出发，把有病的同志和急需的物资用大车拉着，其他同志都步行。刚走了6里多路，我们就遇上了地主武装连庄会，不让我们过去，并向我们开了枪。为了尽快北上，我们没有还击，派人送信说明我们是借道过，决不动他们一针一线，一草一木。他们答应了，但是，地主武装架起机枪和炮，端着刺刀站在两边，让我们从中间通过。我们毫不畏惧地过去了。经过这次考验，大家抱成了一个团，都说：“走，我们走在一起；活，活在一起；死，也死在一起”。

经过昌图县、八面城，我们到达了辽北专署所在地双辽（郑家屯）。辽北专署归辽北军区管，司令员是姓倪，他住在梨树县。我们从辽北军区借了一个火车头和几节车箱，并请他们派一个营护送我们。晚上，我们乘车出发，后半夜两点多钟到达洮南。

二、洮南被困

火车开到洮南，不再往前开了。送我们的营长说：“领导命令我们，送到洮南就算完成任务。因为再往前走，苏军就要没收我们的火车了。”

洮南有一个我军分区司令部，管理员主动来跟我们接头。他说政委于云川和其他干部都去白城子开会了，我来请你们进城，饭菜都准备好了。我和赵敬璞是带队的，都认为不跟白城子联系

上，留在这里不好办，我俩不同意进城。另一个干部团的团长曹丕堂，把他们的干部都带进城了。我告诉自己的干部，不要进城，等天亮后，每个营派几个人去买吃的，其余的人就地待命。接着我就去打电话，与白城子联系。公安局长接的电话，他说没有火车，让我们雇车赶到白城子。我一听可急了。这时，洮南军分区的管理员又来催我们进城，我坚持不让进城，继续和白城子联系。可是下边的干部，包括一营长王理智、二营长王少发，在李柏万组织下，愿意进城的都进城了。三营教导员张俊英没去，他那个营的大部分干部留在车站，每个连只派两个人进城雇大车和买吃的。

我几次用电话联系，一天过去了，也没有解决问题。我又饥又渴又气，就和赵政委到附近一个卖菜汤的小铺，买了两碗汤喝，并在那里住下。那个小铺有一个小火炕，我一躺下就睡着了。第二天拂晓，赵政委出去解手，发现有马队活动，忙跑回来叫我。我一机灵翻身下炕，出去一看，大队的骑兵向城内开，并向我们的车站围过来。为了防止万一，我命令手下的人赶快拣砖头，石块，迅速占领了票房子的二楼，转眼之间，小楼被包围了。在我冲进小楼之前，秦志昌从街里跑回来向我报告：“土匪来了，把我的风镜、雨衣、绑腿都抢去了，到处抓我们穿灰棉衣的人。”我一听更着急了，因为来东北时说东北武器有的是，干部团的同志多数人没有带枪支弹药，现在楼上这些人中只有8枚手榴弹。我立刻下命令：“土匪进来三个以下，用砖块，石头打，进来三个以上，扔手榴弹。只要夺来十几支枪，我们就能坚持住。”我们在小楼上守了一天一夜，土匪没敢往里攻，退走了。

为了摸清进城的干部的情况，我叫两个干部换上当地老百姓

的服装，进城了解情况。他们回来报告说，洮南司令部只剩下一个排，其他部队都投敌了，我们的人全部被俘，听说要枪毙。因为组织干事陶恒进身上带着党员干部名册及登记表等档案材料，他被俘后，就全部落到敌人手中，我一听可真急了。我立刻用车站电话与白城子联系，和军区任志元副政委通了话，我说：“我们是太岳区第二干部团，奉命去齐齐哈尔。”接着向他汇报了这里的情况，请求救援，任副政委说光复军太顽固，攻不进去。我给他出主意，让他与苏联红军联系，就是说是打胡子，苏联红军就会出兵。他听了我的话，立刻与苏军联系，苏军的列车很快到达洮南车站，向光复军开起炮来。光复军一见苏军来了，吓坏了，我们被俘的干部也冲了出去，配合嫩南军区的部队，把光复军打跑了。

事后，我才知道，干部团进街后，都住了店，另外那个团住了澡塘子。光复军来了，他们都没来得及穿衣服和拿枪，就当俘虏，被关进了一所房子。没睡觉的进行了抵抗，牺牲了三个人，负伤十来个人。他们每个人手中都握着一块砖头或石头，王理智从老乡那弄了一把斧子，坐在屁股底下，专等敌人往外拉他们时，和敌人搏斗。苏军来了之后，光复军在窗口架起机枪，向屋内扫射，想把我们的干部都打死。我们的一个干部一把将敌人的机枪夺了过来，向敌人进行扫射，敌人溃逃了。干部团的同志都相继回到了车站，赵政委留下处理善后，我带队先去了白城子。

三、坚持北上

我们到达白城子后，向军区领导做了汇报，军区领导做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留下，说嫩南军区要组建两个旅，就是缺少干

部，你们留下正好。我和赵政委向军区领导转达了张平化的指示，如果我们不到王明贵、刘锡伍那去报到，就要被追查责任。军区领导说：“王明贵和刘锡伍那我们去说。”我们又问：“要我们留下，西满军区领导追查时，你敢不敢说吴永福和赵敬璞带的干部团是你们留下的。”军区领导迟疑一下，回答说：“可以。”当时，我们没立刻答应。回到驻地后，我问赵政委：“他们敢承担责任，我们留下吗？”赵政委说：“要留，你就留下，我走。开个会，你先讲，我后讲，愿留下的跟你，不愿留下的跟我走。”听他一说，我说：“要留都留，要走都走，我们还是一起走。”我们又会见了军区领导，说我们要走，不能留下。省委委员、军区政委张策同志开会回来后，又亲自做我们的工作，要我们留下，并表示后果和责任由他来负。我说：“这样吧，把干部集合起来，您先动员，我后讲，愿意留下的都给您留下。”于是，我把干部团的同志集合起来，张策同志亲自动员，讲了形势和嫩南军区发展武装的计划，要求大家留下来。我讲的很简单，愿意留下的留下，不愿留下的跟我和赵政委继续北进。结果，冀南曹丕堂同志那个团留下了，我们团除犯了错误等待处分的司务长愿留下外，其余干部都坚决随我们北上。

四、过齐齐哈尔

通过和苏军联系，苏军同意用火车把们我送到齐齐哈尔市。苏军和护路军各派两个班，分别在火车两头护卫，我们在中间。火车夜间离开了白城子，窗帘全放下。

火车经过泰来时，光复军又来堵截，但发现有苏军，他们没敢动。光复军没截住我们，就想借刀杀人，他们给齐齐哈尔苏

军司令部打了电话，说有一列车光复军去接收齐齐哈尔，目的是想让苏军消灭我们。

我们到达齐齐哈尔市，天已亮了。这里雪下得很大。一下车，见苏军结队列在站台下。车上苏军下来和他们对话，他们没管我们，我们顺利地出了站。原来齐齐哈尔市的苏军司令部司令奇斯科夫接到电话后，就派军队到车站守候，可是他们又接到白城子苏军司令部电话，说是有一车布尔什维克、老八路到达齐齐哈尔市。因此，我们下车后，车上的苏军和车下苏军一对话，就放我们出站了。

出站把干部团的同志安置下来后，我带警卫员进城去联系。路上，见到的尽是苏军哨兵，说不上话。走着走着，忽然看见一个门前有一个中国哨兵。我就走上前去，问他民主大同盟在哪，他说不知道，问他们的班长也不知道。班长把我领到二楼，见到了他们的团长。团长问我：“从哪来的？”我回答说：“从东边来。”当时，我留个心眼，若说从南边来的，等于说我是共产党派来的，对方要不是自己人那就糟了。他又问我：“什么事？”我回答：“找民主大同盟有要事当面商谈。”民主大同盟是王明贵和张瑞麟同志到齐市后组织起来的党的外围组织，找到这个组织，也就可以找到王明贵司令员了。他听了我的话，立眉问我：“找谁商谈？”我回答说：“找民主大同盟负责人商谈。”他反复打量我之后说：“跟我走吧。”

他叫了一辆马车，我跟他坐上去出发了。他是什么人，不知道，为了防备万一，我怀里的手枪顶上火了。走了好一段路，进了一个大院，一个穿便衣的人站岗。进了门，他让我在门口等着。他进屋后，和一个人谈上了。我边观察，边听声，从语言中

听出他们是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我也就进了屋。经介绍，知道坐着的人是市委副书记王盛荣同志。他看了我们的介绍信，高兴地说：“快坐。快坐！又来领导力量了。”接着，他打电话叫来了吴富善同志，还告诉我那个团长是护路军的，王明贵和刘锡伍同志都去了甘南。

吴富善同志来后，我们进行了热情的交谈，我又跟他一起去接队伍。队伍进了街，安排好休息、吃饭的地方后，吴富善对我和赵政委说：“走，到街里去。”于是，我们俩跟他到了街里一家饭馆，他请客，为我们洗尘、接风，我们边吃边喝边谈。北上一个多月来，这是我第一次轻松愉快地吃饭，也是第一顿美餐。饭后，吴富善同志就安排了大车，连夜把我们送往甘南。

12月中旬，嫩江大地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大车从嫩江上驶进，第二天到了达胡店，稍作休息，晚上又向甘南进发，90多里路，一气赶到了甘南，我们冻的都下不来车了，初次尝到了北方严寒的滋味。

五、出任四团团长

我们到甘南后，嫩江省工委书记、军区政委刘锡伍同志接见我们，在坐的还有省工委组织部长冯纪新同志。刘锡伍同志向我们介绍，苏军根据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要把东北交给国民党，让我们撤出齐齐哈尔。省工委、省政府和军区都要撤出来。根据东北局的指示，我们要放弃大城市，占据中长铁路两侧的广大地区。我们要建立以讷河、龙江为中心的根据地，与国民党展开斗争。现在龙江、讷河、甘南、景星、林甸、泰来等地，乡村都有地主武装，国民党还收编

了土匪队伍，组建了挺进军第七旅，还有光复军、保安军等，都是专门与我们为敌的政治土匪队伍。现在，省军区要组建警备一、二旅。一旅旅长王化一，副旅长宋康，他们已率部队随王明贵出去剿匪去了，在东片开辟根据地；二旅旅长张汉丞，副旅长厉男，政委尹诗炎，正在组建队伍。你们来了正好，有了干部，就可以健全旅部和建团了。刘政委提议让赵敬璞同志任军区保卫部长，让我任二旅副旅长兼参谋长。我和赵政委提出，现在把人都集中到上面不是办法，应该下去建设军队。有了军队这个拳头，才能保卫内部，打击敌人，向外发展。刘政委听了很高兴，立刻答应了，让我去当四团团长，赵敬璞任政委，王理智任副团长，陶恒进任政治部主任。

接着，我们去见张汉丞同志。张旅长在红军大学时，是我的排长。时隔十几年，真是一见如故，十分亲热。叙旧之后，研究了四团的组建问题。张汉丞于10月到达后，已招收了500多士兵，苏皖地区的干部于11月到达后，又在龙江县各地招收了几百人，合到一起，可以组建两个营，六个连。一营长张广增，教导员李超，他们都是苏皖新四军的干部。二营营长刘绍发，教导员夏泽然，他们是我们带来的。我们干部团的二营干部，被调到军区警卫营。以后又建立了三营，营长王久珍，教导员孔庆华。

四团组建起来后，我向张旅长建议出去打一下，张旅长和刘锡伍政委采纳了我的建议。听说集贤村有土匪队伍，我就带两个连去攻打集贤村，可是土匪闻风逃跑了。我又带兵去打中兴村，一接火，土匪又逃了。我带队边打边扩军，几天后，四团进驻了集贤村，并把它作为四团的大本营。

与此同时，旅部的组织机构也逐步健全了，除前边提到的

外，政治部主任刘烨，参谋处长翟曾平，后勤部副部长范琼。旅部下设宣传科、卫生部、保卫处等组织。旅部有一个直属骑兵警卫连，连长张国卿，指导员刘曙仁。

六、小泉子失利

为了打击土匪，扩大队伍，我带一营又到了中兴村，并派一营长张广增带着三连去于家窝棚，搞宣传，张贴布告，做动员工作，进行扩军。

张广增带三连刚到小泉子村，就发现敌人的大队骑兵上来了。张营长和伍国富连长下令占领有利地形，顶住敌人的进攻。因三连内部出了叛徒，开枪打死了二排长，大喊投降，一些当地招的兵，竟一窝蜂似地将伍连长和关内来的干部绑起来了。张营长在后边见势不好，勒马返回，马副指导员也抓住一匹老乡的马逃了回来。

冲上来的敌人，是东北挺进军黑龙江第六旅（老乡称黑六旅），旅长尹彬甫。他原是碾子山自卫团团长，后来这个团被国民党的马传悦收编。敌骑兵动作快，俘虏了我三连全体干部战士后，象旋风一样向中兴村包围上来。我听了张营长的报告，立即命令二连占领村公所，关内来的干部，每人一挺轻机枪，守住四个炮台。我把二九式重机枪用火烤好（天太冷，不烤打不响），命令都不许乱打枪，靠墙坐好，等我一开枪，你们一齐瞄准射击。

黑六旅的的骑兵很快包围了村公所大院，并向我们喊话：“你们就一个连，跑不了啦，快投降吧！”我见敌骑兵已经靠近，大喊一声：“打！”轻重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敌骑兵象刀

割麻杆一样，一下子倒下一片，其余的勒马回窜。这时被隔在外边的战士谭丹桂，飞马回集贤村向赵政委报告了情况。赵政委立即组织大车带队支援。因天已见黑，长长的车队跑起来，带起灰尘，敌人摸不清来了多少兵马，慌了手脚，向西撤去。我见匪徒撤了，立刻组织战士上车，连夜返回了集贤村。由于赵政委带队及时赶到，二连没有伤亡。

为了摸清三连干部战士被俘后的情况，第二天拂晓，我不顾赵政委的劝阻，带领8个人，每人一长一短两支枪和一把马刀，骑马进了于家窝棚、小泉子和中兴村。从老乡那里得知，三连干部战士89人，被黑六旅带回了碾子山。我们看了现场，给老乡一些钱，请他们挖了墓坑，埋葬了牺牲的二排长，后又返回了集贤村。

省工委、省军区和二旅领导，对三连被俘的干部战士都十分关心，通过与苏军联系，苏军出面与黑六旅交涉，迫使他们释放了三连的干部，本地的新兵都被他们遣散放回家了。

七、一打张家大沟

12月下旬，省军区决定袭击朱家坎。朱家坎（现龙江县政府所在地）是中长铁路上的一个战略要地，驻着张百藩收编的保安军第三旅，旅长徐文达。当我们的大部队奔向朱家坎时，出乎意料之外，七棵树自卫团勾结黑六旅、黑七旅（旅长宋同山）袭击了七棵树我留守部队。我们立即回师七棵树，匪徒的骑兵早已逃跑了，我骑兵警卫连连长张国卿等18名干部战被杀害，暴尸在雪地上。这次沉痛的血的教训，使我们认识到，要战胜敌人，必须熟悉地理民情，全面了解敌情。

1946年1月2日，我们又回到甘南，注重了军事训练和了解地